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一百五十四期
沧州文创新年味浓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又是一年辞旧岁，沧州文创新年味浓。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过了腊月二十三，2022年春节就进入了倒计时。这段时间，正是各种年俗产品装扮年节、纷纷出炉上市的时候。1月21日上午，“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将以“沧州文创新年味浓”为题，邀请民间工艺美术作者、文创专家、文创平台负责人等，畅谈他们以过节和地方文化特色为核心，为沧州父老准备的带有浓郁年味儿的新文创产品。

本次访谈邀请的主讲嘉宾是，清风市集负责人张立民、剪纸传承人梁兰新、飞刀书画传承人胡胜利、布艺手工文创人刘媛媛。4位嘉宾都是沧州文创的践行者，或为文创工作者搭建展示的平台，或剪出闯荡江湖的杂技人风采，或飞刀刻出地方文化的龙飞凤舞，或布艺制作憨萌的十二生肖，在文创领域都有一定的成绩和影响力。其中张立民等人所创建的清风市集，更是近年来集合各种文创产品、突出地方文化、令市民可触可感的开放式亲民文创平台，也是大运河畔一道流动鲜活的文化风景线。

民谚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月二十三前后，年味儿就更浓一层。那么在年前这段时间里，沧州区域内的文创产品都有哪些种类，出现了哪些新变化？诸位嘉宾都是文创界有一定影响的文创专家，在组织展销、产品创作上，都给市民准备了哪些新年新祝福和欢喜？这些新的文创产品或展销方式，是如何完美结合沧州地方民俗风情与年俗的？各有什么特色？传统的年俗艺术品会增添红红火火的喜庆味道，但如果老是一副旧面孔，也会带来审美疲劳，时代和城市的呼唤呼唤既有传统味道又有地方特色的年俗文创产品，在这方面，文创专家们近年来做了哪些努力？饱含沧州元素的年俗类文创除了在本地开展之外，如何超越地域限制进入更广阔的空间？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涉及，欢迎热心读者联系以下电话入群，互动畅谈。

时间：21日上午9点
电话：18833783089



诗中自有真性情

——探寻张之洞诗歌中的理想人格

付红妹

诗歌中的张之洞不等同于现实中的张之洞，或者说，诗歌中的张之洞呈现的是其理想人格，是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生境界，它超越现实人生，又对现实人生有着激励作用。

作为晚清名臣，张之洞不仅给世人留下了名垂青史的赫赫实绩，也留下了不容忽视的近五百首诗歌。虽然对于张之洞诗歌的艺术成就各方评论或褒或贬，但却一致肯定其诗歌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生活世界和个人情志。曾与张之洞共事的文学家陈衍评价其诗：“事事皆节镇故实，亦复是广雅口气，所谓诗中有有人在也。”即使对张之洞事功颇有微词的民国学者黄潜也肯定了张诗之“真”：“其实南皮之事情，不如文章，而力希忠谏，故有创而鲜发。然其真性情，可从诗文字句中钩稽得知。”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诗中有人”、表“真性情”是张之洞诗歌的突出特征。而此诗歌特点的存在，恰是我们的讨论得以成立、展开的前提。正因其“真”，我们才有可能、有必要通过诗歌来体察张之洞的精神追求与向往，我们才有信心立足诗歌来管窥身份多样、思想复杂的张之洞建构了怎样的理想人格，并使所得出的结论有了更高的可靠性。

在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忠义仁爱的儒者

张之洞从小受到的是最正统的儒家教育，出生于宦官之家，五岁即入塾求学，受业师皆一时饱学大儒，十几岁即遍览经史子集，时任知府的父亲张瑛也注重在儒学根柢上培养他。儒家注重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态度，修齐治平的人生理念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心底，为他一生的思想打下了基调，这不仅影响和制约了他一生的选择和作为，而且也投射到他诗歌的道德价值取向上，呈现他作为一个儒者对忠义仁爱的追慕。如将“心忧三户”的屈原视为芳兰（《屈大夫祠》）；称“灵降佛骨顽驯鳄”的大儒韩愈为

“百世雄”（《过华山》）；对杜甫更是一唱三叠；赞其“凭仗诗篇垂宇宙，发挥忠爱在江湖”（《杜工部祠》）。诗中这些忧国忧民、忠君爱主的先辈儒家士人，是张之洞为自己树立的楷模。同时，一些同时代的忠烈之士也是张之洞讴歌的对象，如《五忠咏》中投笔从戎、战死沙场的五位亲友；《拜寿伯符翰林富墓》中，八国联军入侵时以身殉国的皇室、也是张之洞弟子的寿富……这些当世儒生在张之洞的诗歌中，以“忠义”二字闪烁着时代的光芒，映现出张之洞心底的旨归。对于仁爱的表达，张之洞在诗歌中更多是通过即人、即事、即景的抒情和议论来完成的。这些诗句具有自我人格描述的性质，是其追求理想人格的自我实践。兄弟之情在张之洞诗中屡屡出现，如，《重九忆弟心不乐》。自注“舍弟还南皮，今闻其病”等。那些写于不同时期的诗歌描摹了一幅幅兄弟恭亲的画面，凸显出一个疼兄爱弟的张之洞。诗歌中的张之洞对友人亦是满纸挚爱，“我有倾河注海泪，顽山无语送寒流”（《焦山观宝竹坡侍郎留带三首》）等。通过一首首至情至性的诗篇，张之洞希望呈现给众人的是一颗仁心。

扶危定倾的豪杰也成为张之洞的向往

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豪杰以其阳刚劲健的审美气质，奋勇无畏、富于担当的精神内涵，成为士大夫们追求的人生境界。这一人格向慕涌动在张之洞的诗歌中。《戒坛松歌》托物言志，以松喻人，将古松完全人格化为一位气势雄壮、力挽狂澜、万夫莫敌的大丈夫。如果将此诗与其他诗作相参看，便知此松可视为张之洞的自我期许。名将陶侃忠顺勤劳、精于吏治，数次平定战乱，为东晋政权的稳定立下赫赫功勋，位列武庙七十二将。张之洞曾数次在诗中与陶侃作比，其心意可知。当朝前辈、位列咸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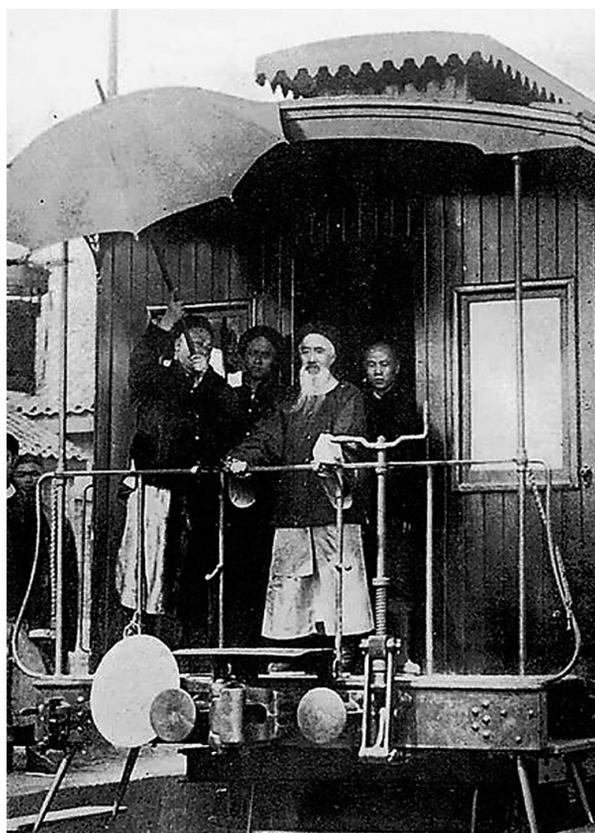
兴四大名臣之一，以文臣带兵而战绩辉煌的胡林翼也是张之洞倾心仰慕的对象，亦在诗中一吐心曲：“枢轴安危第一功，上游大定举江东”……这些英雄人物虽处于不同的时空，但他们有着共同点：身任天下的责任与担当，扶危定倾的功业与雄心。这些皆为张之洞“心向往之”的理想人格要素，张之洞在诗歌中的赞美之词，正折射了他对此为核心的豪杰人格的憧憬。

旷达睿智的名士是张之洞的又一人生理想

何为“名士”？张之洞在《轺轩语》中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贤者名士之次。”在这里，他勾勒出了心目中的名士风范，即：道德的完美，心性的圆融旷达，才华的明慧拔群。通观张之洞的诗歌，会看到他正是在以此为名士内涵的前提下，表达他对名士人格的推崇。《江上观鱼》一诗即是张之洞名士情怀的直接抒发：“绿波风定起微皱，矶畔抛罾待巨鳞。网得固欣空亦喜，喜他江上是闲人。”即事抒情，化用苏轼《观棋》中的诗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作者不计得失、洒脱旷放的身姿跃然纸上。

张之洞的“苏东坡情结”已是学界共识，落实到诗歌领域，更可以看到他对苏东坡的极致尊崇。《三君祠枕榭》以张之洞督粤时为虞翻、韩愈、苏轼所建之祠中的桃榔树为题，由树及人而成，在诗中笔直无横枝、质地坚硬、不倚不惧的桃榔树化为了苏轼等人格的象征。而“恰似颓唐苏玉局，洗将素面斗天姿”（《武学西园四首》）之类的诗句，则是张之洞将触目所及的白秋海棠都看作了苏轼清水芙蓉般的品性。通过这些诗作，我们看到，苏东坡令张之洞迷恋的是其旷达高洁的人格魅力、睿智的人生态度以及不世出的才华。可以说，在张之洞的诗里，苏东坡已成为一个符号，凝结着他的名士向往。

张之洞是带着传统儒学的深深烙印



张之洞视察卢汉（京汉）铁路

印进入晚清变局的，天崩地解的社会现实并没有颠覆他业已形成的观念形态和深层的心理结构，只是迫使他寻求将已深入骨髓的传统价值、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与社会现实之间进行整合。各自被赋予特定内涵的儒者、豪杰、名士三者交融的理想人格便是这一整合的结晶，是一名身兼朝廷重臣与文坛领袖二重角色的士大夫。在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面前，将自己植入时代之中而孕育出的独特面貌。端方在为张之洞的诗集《广雅碎金》作序时写道：“文襄功业轩天地，文章照四裔，岂其明诗以传者？顾其为诗，情深而文明，恬淡而思达，其忠恳挚、正君匡国之志，往往于诗见之。……然世不知公，曷不于公之诗往而复索之，不足窥公之全，亦庶几得公之万一乎！”诚哉斯言！我们研读张之洞的诗歌，不仅是为了理解其诗歌内涵，更是为了走近张之洞，拨开历史的风烟，尝试着去辨析其复杂且日渐模糊的面目。



张之洞手录古代诗话

“南冉北张”，同频共振，惺惺相惜，一段佳话。时危见真知，临终受重托——

冉雪峰代张锡纯授徒

本报记者 哈薇薇

令人色变的鼠疫，从绥远地区爆发一路传到武汉，为害尤烈。鼠疫在传染病中堪称魔王，每一次大爆发，都会造成百万级的死亡。冉雪峰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走到了鼠疫患者的家中。尽管没有刀光剑影，但这比待在袁世凯的监狱里更危险，然而他又义无反顾。中医治病，必须亲自查看病人的症状，才能辨别卫气营血，才能对症下药。在病人的家里，他亲耳听到病人剧烈的咳嗽和急促的喘息，他亲眼看到有些病人皮下的青淤，甚至恶化为更严重的紫色。他为了摸取病人的脉象，必须要冒着被传染危险，拿起病人的手。为了查验病人的舌象，他不得不接受难闻的气味。病毒与他近在咫尺，但他无暇顾及个人安危，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治病救人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的大脑在急速运转，经过深思熟虑，最后他开出两张药方：太素清燥救肺汤和急救通窍活血汤。一两剂药后，许多被鼠疫感染的濒死病人竟然症状消退，神奇痊愈了。

这种大灾大疫，冉雪峰一生经历了很多次，每一次都是一场生死劫。若非医道高明，恐难全身而退。对此，张锡纯十分佩服。他在给冉雪峰的信中提到：“冉君诚近世医界之翘楚也，楚国有才，其信然乎”。这是高手之间的惺惺相惜。

“南冉北张”同气相吸

冉雪峰生活的年代，是东西方文化和中西医学激烈碰撞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北有张锡纯，沟通融汇中西医，“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为

《医学衷中参西录》；南有冉雪峰，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学术思想，谓之曰“大同”。“大同者，乃中西结合，世界大同之谓也。”张锡纯和冉雪峰的惺惺相惜，实在是因二人在学术思想上同气相吸、同频共振。

冉雪峰对张锡纯十分钦佩仰慕，他曾求教张锡纯如何办学，张锡纯一一作了答复。答复见载于《医学衷中参西录》。冉雪峰在给张锡纯弟子孙静明的信中说：“令师张寿甫兄医学毅力于所钦佩。近代医林作者，予于南则推张山雷，于北则推令师。”在张锡纯的鼓励下，冉雪峰独资创办“湖北中医专门学校”于武昌黄陂，并任校长。1927年，余云岫等人掀起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诬蔑中医不科学，成为中医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张锡纯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成为中医发展史上的一股清流。张锡纯目睹现状、义愤填膺，他与冉雪峰结成南北同盟，奋起反抗。他们在上书南京政府当局的书信中说：“近闻京中会议上峰偏尚西医之说，欲废中医中药，不知中医之实际也。且中医创自农轩，保我民族……是以我国民族之生齿实甲于他国之人也，今若将中医中药一旦废却，此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因冉雪峰居于湖北，张锡纯居于河北，“南冉北张”之称由此而来。

临终受托 代友授业

张锡纯临终时，还将弟子托付给冉雪峰，并说：“真正改造国医

者，雪公一人而已”。后数10年间，双方鸿雁传书，冉雪峰对其弟子们悉心指导、谆谆教诲，均成一方名医。

在张锡纯逝世后的近30年里，冉雪峰倾其所有，对张锡纯的弟子孙静明、张堃、李宝酥悉心指导。常赠送所编杂志、所著书稿，帮弟子们修改医案及论著。如冉雪峰指导张堃治“瘟毒项胸肿起”，指导孙静明修正中风、喉症案，指导张堃修改其所著温病、金匱著作。其时国内战乱、通讯不便，而且没有复印技术，指导文字全是逐字誊抄、书信邮寄，可见冉雪峰对张锡纯的弟子们所付出的心力。

1941年，冉雪峰听闻孙静明要正式开业时，曾3次致信谆谆教诲其为医之道。他告诫说：每诊病必须态度认真、衣冠整洁、言语谨慎。每日所看之病，至夜间须一一回顾，斟酌得失。如有疑义，即刻查书。要紧之病，须留底稿，反复揣摩。不得偏执任性，不肆意诋毁他医。看病少时则多看，以厚功底，看病多时则多留心以广经验。

冉雪峰与孙静明、张堃的师生情一直延续到去世。冉雪峰平时在书信中对弟子谦称“友生”，称弟子为“老弟”，而弟子们则称冉雪峰为“夫子”。冉雪峰晚年中风、病情严重，他给孙静明发电报：“师病危绝，冉。”1963年1月29日，冉雪峰与世长辞，但这段与张锡纯及张氏弟子的深情厚谊，则流传至今。



冉雪峰伏案写医稿

民国时期的名中医，如夏夜群星一般璀璨。在数不尽的名医中，世人公认的医界圣手有两位，他们号称“南冉北张”。“北张”便是一代医家张锡纯，而“南冉”便是冉雪峰。当年张锡纯临终之时，对守候在身边的弟子们说：“你们学业未完、医道未精，日后如欲深造，就去湖北找冉雪峰先生请教吧。他医术精湛，足可代我授业。”言毕安然而逝。

投身革命 功成身退

冉雪峰，1879年出生于四川省巫山县，他的祖上五代均为清朝御医。从乾隆诊病的高祖冉天星开始，到随曾国藩湘军南北征战担任军医的父亲冉作霖为止，已绵延五代上百年。

冉雪峰10岁随父学医，12岁入深山采药，15岁便可诊病处方，挂起“冉雪峰医寓”的牌子，接替父亲为人看诊。如果就此行医，固有一番风顺。可他不安分，19岁他考取成都的官费留日资格。由于官府的腐败，这趟日本留学居然落空消失了，究其原因就是官府亲属冒名顶替。经此一事，冉雪峰对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失望了。28岁，他没做中医而是闯荡江湖，担任《上海

民报》记者，撰文抨击清廷。随后结识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的洪流中，自此取号“剑虹”，以表崇尚袁政报仇白虹贯日的决心。武昌起义时，冉雪峰任鄂军军务部秘书长。他运筹帷幄，拟军令、下通知，参与了捉拿黎元洪的战斗。后来袁世凯复辟君主专制，他撰文批评袁世凯逆天而行，结果被囚禁于北京牢房。面对刑讯逼供，他丝毫不惧，在狱中写下“刀锯不畏，何论縲纆”的名篇。冉雪峰为革命一腔热血，两次入狱，传奇经历很快传遍各省。但就在他声名鹊起仕途大开的時候，他却选择了功成身退、遁入医林。他递交的辞呈上有这样一句话：民国自我辈创始之，不必自我辈安之。

防治鼠疫 医者仁心

辞职后，他在武汉租下了一个幽静的院落，挂起“冉雪峰医寓”的牌子，准备重操旧业。阳光穿过树叶，斑驳地洒在脸上，和煦的春风吹过面庞，他有点倦了，想好好休息一下，过平静的日子。然而，上天注定让他闲不住。很快，武汉大疫。这个刚刚脱离了刀光剑影的人，立刻又被卷入防治鼠疫的潮流之中。